

地上地下之

# 大陆小岛

石钟山一著

纠结的卧底  
孤独的潜伏  
首次再现解放初期  
在台秘密战线

石钟山一著

# 大陆小岛

地上地下之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上地下之大陆小岛/石钟山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006-9948-4

I. ①地... II. ①石... III. ①间谍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116号

责任编辑 曾玉立 董晓磊  
装帧设计 张 清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2  
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1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22.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 目 录

## 001 生死攸关

他看见角落里有一张蜘蛛网,一只小蜘蛛在网上挣扎着。

## 007 峰回路转

昨天的一切真像一场梦,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 013 离别

保重,我的爱人;保重,我的孩子——

## 020 任务

他听着毛人凤的宣读,一时不知自己在哪儿。

## 026 解放

马友谊张开怀抱拥紧他的时候,他感到既安全又踏实。

## 031 军管会

解放大军接管了西南重镇——重庆,随即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

## 037 暗杀

已经晚了,枪声让人群骚乱。

## 044 自杀未遂

回忆的伤痛在她心底弥漫着。

## 055 地上

他打开门,整个楼道里安安静静一个人也没有。

## 061 水事件

他就是潜伏在你们中间的特务。

068 汪兰 郑桐

单调冷清的保密局工作，因为汪兰的到来，给郑桐带来了一抹曙光。

080 空降组落马

这五个人组成的空降组是肩负着特殊使命来到重庆的。

086 软攻

秦天亮看着这张字条，身子软软地靠在沙发上。

092 执行

他不知道自己朝什么地方奔跑着，拼命地奔跑着。

098 风生水起

一时间整个保密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108 老鹰行动

今天有老鹰行动，明天说不准还会有什么乌鸦行动。

115 眷村

从上岛那一天，她们就把自己当成了寡妇。

120 潜伏与爱情

他仿佛是一块铁，她就是磁石了。

128 重庆一号

不成功便成仁，这是我们的命。

138 考验

一念之差，让他在这条道上越走越远。

## 144 彼岸

她迫切地要找到组织,可是组织又在哪里呢?

## 150 天下姻缘

如果你不来台湾,也许我现在会疯掉的。

## 163 迷途

马部长拿着这份名单的手在抖。

## 169 落网

我死是一种解脱,你活着也是一种解脱。

## 175 汪兰

正常的生活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 181 反戈

他在做这一切时,王百荷一直吃惊地望着他。

## 188 在路上

你为什么还要娶我?

# 生死攸关

1949年秋，陪都重庆，沙坪坝军用机场。一架又一架飞机，起起落落，国民党高级将领、达官贵人纷纷拥向机场，他们要乘上飞机，逃往台湾。

晴朗的天空是他们逃命的通道，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百万大军已经逼近成都和重庆，隐约间已能听见炮声了，夹杂着百万大军的吼杀和马嘶之声。

保密局重庆站情报科长秦天亮被捕了，理由是他在重庆、成都解放前夕，把重庆和成都的军事布防图，通过地下交通站，送到了解放军前线指挥所。

解放前夕的陪都重庆很乱，但保密局的工作仍有条不紊严密有序地进行着。秦天亮的工作百密一疏，也许是在重庆解放前夕放松了自己的警惕，也许是保密局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他。他把重庆和成都的军事布防图交给妻子梁晴。梁晴的身份是地下交通员，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叫秦小天，刚满两周岁。

送情报那天，梁晴抱着两岁的小天，和往常一样走进了我方交通站，站长老邱的身份是杂货店的老板。

老邱一见到梁晴就笑着说：是买火呀还是买烟？

老邱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他是发自内心地高兴，国民党溃败了，解放军就要解放陪都重庆了，他们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了。他们没有理由不高兴。

梁晴也是笑着的，她把孩子从右手挪到左手，仍那么紧紧地抱着儿子小天。她笑着说：今天只买火。

老邱低下头，从柜台里拿出一包火柴放到柜台上，梁晴把一些零钱递给老邱。解放前的重庆，物价飞涨，一天一个价，好大一沓钞票也买不了什么东西。梁晴塞给老邱的是一沓钱，钱里面就夹着那张微缩的城防图。老邱把钱接过来了，狠狠地攥在手里。梁晴又给小天买了几颗水果糖，然后笑着离开了老邱那间杂货店。

梁晴刚一离开，老邱闪身走进了后屋。小三已经等在屋里了，他接过老邱递给他的东西，翻窗就跳到了外面，然后他转了一个胡同，又上了一次房顶，踩着房瓦，绕进了另外一条胡同，这才跳到地面上，融进了纷乱的人群中。那些日子，大街上很乱，有的百姓在往城外逃，有的在拥向城里，老百姓这种漫无目的的折腾，使陪都重庆越发乱了。

老邱送走小三，刚站到杂货店门口，便被两个便衣逮捕了。

梁晴是在回去的路上被请上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又被秘密地关进了一间黑屋子。直到那一刻，梁晴才意识到，自己被捕了。她马上想到秦天亮。此时的秦天亮，正在上班。

秦天亮是被重庆站行政主任江水舟带人带离办公室的，他的枪被下了，领章帽徽也被扯了下来，然后被蒙上了眼睛。在这一过程中，秦天亮一句话也没有说，听凭着江水舟一千人等的摆布。他首先想到的是夫人梁晴，还有那份情报，他不知道那份情报送没送出去。他心里有些乱，但动作仍那么沉稳。潜进敌人内部这么多年，最好的和最坏的结果他都想到了，可他就没有想到重庆解放前夕，他被捕了。这些天来，他无数次幻想过重庆解放后的情景，他重又投入组织的怀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人民兴高采烈的样子，他和梁晴以及他们的儿子小天，可以自由顺畅地呼吸解放后重庆的空气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用过这种伪装的生活了，那时候，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

在幻想还没有实现之时，他被捕了。最光荣的结果就是成为烈士。想到

这，他咧嘴笑了笑。

江水舟就说：秦天亮你笑什么？

秦天亮看了眼江水舟没有说话。

江水舟挥了一下手，有两名士兵就把他的眼睛蒙上了，然后他被推推搡搡地带离了办公室。

秦天亮见到副站长老都时，老都正在一个类似于仓库的地下室里忙碌着。站长已先行飞往台湾了，副站长老都在站最后一班岗，他在仓库里正在指挥人分拣文件，有用的带上，没用的就地销毁，他就是在地下室里指挥人马完成这次对秦天亮的抓捕的。

秦天亮被带到副站长老都面前时，才被人取下头套，秦天亮眨了几次眼睛，才看清眼前的老都。老都身为少将副站长，平日里就很威严，此时的老都正威严地望着秦天亮。

副站长老都背着手认真地又看了眼秦天亮，踱了几步，才说：秦天亮，你是地下党，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你骗了我们快四年。

秦天亮之所以打进敌人的内部，还得从头说起。那时秦天亮是长沙一名地下党员，他的任务就是负责学生运动。梁晴当时是长沙女子师范学院一名学生，闹学潮、撒传单宣传抗日等活动，都可以看到她年轻的充满激情的身影。秦天亮自然和梁晴熟悉起来，一起组织学潮、宣传抗日等活动。梁晴毕业前夕，在秦天亮的介绍下加入了地下党。

梁晴的身份有些特殊，她的姑父在南京军统供职，是戴笠身边的红人，兼任副主任秘书，也是湖南人，地位仅次于主任秘书毛人凤。地下组织根据梁晴的特殊身份和关系作出决定，准备让秦天亮和梁晴打入敌人内部。这时是日本人投降前夕，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梁晴以毕业找工作为名，带着秦天亮去了南京。秦天亮和梁晴的身份是恋人，他们的确也在相恋，地下工作

让这对青年男女产生了爱情，又是爱情更好地掩护了他们的身份。

梁晴的姑父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便为秦天亮安排了一份差事，就是在军统局内部安排秦天亮为文案秘书，职务是中尉。秦天亮于是就干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虽然在军统局工作，其实就是一般工作人员，接触不到核心机密。他把这一结果报告给了地下组织，组织让他继续潜伏，以观未来的变化。

不久，日本人投降了。但秦天亮在军统局仍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命运的变化还是缘于梁晴的姑父。那时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梁晴的姑父随军统局长戴笠在1946年3月一次执行公务中，飞机坠毁，一同遇难。

随后时任主任秘书的毛人凤接任了戴笠局长一职，军统局的名称改为了保密局，职权比以前的军统局大大缩减了。

梁晴的姑父死后，只剩下了姑姑一人，她把自己的指望放到了秦天亮和梁晴身上。于是她找到了毛人凤哭诉自己的难处，让毛人凤为秦天亮谋一份更好的差事。

姑父是毛人凤的同事，虽然级别不如毛人凤，都是同僚，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已为党国殉难，家里的一些难处让毛人凤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毛人凤大笔一挥，破格提拔秦天亮为少校副科长，派往重庆保密局工作站。秦天亮和梁晴真正打入敌人内部应该说是毛人凤一手创造的。在离开南京前夕，经组织批准，秦天亮和梁晴结婚了。

秦天亮因为有毛人凤这一层关系，到了重庆工作站之后，很快得到了重用，先是情报科副科长，最后成为科长。级衔也由原来的少校变成了中校。

重庆方面的情报屡屡遭窃，站长副站长怀疑过很多人，也曾清查过内部，有人被枪决，有人入狱，但谁也没怀疑过秦天亮，这一切都是缘于梁晴姑父和毛人凤这层关系。在重庆工作这三年中，秦天亮和梁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重庆站在几经失败之后，即将撤离前夕，撒下了一张大网，他们知道这时候的地下党活动肯定会愈加激烈，这也容易露出尾巴。

副站长老都亲自指挥这场收网的工作，每一件机密工作，他都派专人负责，他并不信任任何人，又暗中派出另外的人专门盯着这些人。做到了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环套之中，如果两个人不联手的话，休想逃过他的眼睛。安排完这一切之后，他就躲到地下室里静候佳音了。

结果就是这一次秦天亮露出了马脚，当他被带到老都面前时，老都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长气。

此时，他平静地冲老都说：你们既然把我抓住了，任杀任剐由你们。

秦天亮说完这句话时，便把头别了过去。

副站长老都说：秦天亮，我做梦也没想到你竟然是地下党。

秦天亮不想多说什么，他抬起头望着天棚。他看见角落里有一张蜘蛛网，一只小蜘蛛在网上挣扎着。

老都又说：我们是溃退了，重庆的天下马上就是你们的了，可惜你看不到这一天了。

秦天亮突然说：梁晴和孩子在哪里？

老都笑了笑：他们自然在我手里。

秦天亮盯着他问道：你们想把他们怎么样？这事是我自己干的，和他们没有关系，求你放过他们。

老都坐在沙发上，点了支烟，透过烟雾他望着秦天亮说：我以为共产党人什么都不怕，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原来你也有担心和害怕的呀。

秦天亮望着老都：看在她姑父的分上，你们放了梁晴和孩子吧。

老都笑了：秦天亮，你夫人可是和你同伙，她是你的交通员。是她亲手把你的机密文件传到你们的交通站的。现在你传出去的机密可能已经落到游击队手里了。我估计不出两天就会落到你们大部队高层手里，这回你满意了吧。

秦天亮一直担心那份情报是否成功送了出去，听老都这么说，他烦躁的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他吁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老都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秦天亮睁开眼睛，不解地望着老都。

老都又说：你以为我就那么傻么？大敌当前，我谁也不相信，你送走的那份情报是假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让你们的交通员溜掉，让他送一份假情报，也算为我们作贡献了。

秦天亮顿时傻了，他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老都咬着牙说：毛局长已经说了，重庆就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也要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秦天亮怅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抱着头深深地为自己送出的假情报而感到担心了。

老都则站起来，挥了一下手，两名士兵过来架起了秦天亮。

秦天亮站了起来。

江水舟走过来问老都：站长，什么时候解决？

老都略思片刻道：既然他是毛局长的人，等我请示过局长再做处决。

江水舟应了声：是！

老都一挥手，秦天亮就被带了下去。

## 峰回路转

秦天亮被蒙住头，七扭八绕地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在重庆站工作三年了，对这里的地形地势早就烂熟于心，但头被蒙上了，刚开始他还能分清东南西北，走了几圈之后，他自己也迷糊了。既然被抓到了，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打入敌人内部那一天，组织上曾经找他谈过话，他举着拳头，在党旗面前宣过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里的一切，当然包括生命。想到这些，他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但他很快还是想到了梁晴和儿子小天，他们怎么样了？既然自己被捕了，他们会安全么？他开始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心。

带着他的人，突然停了下来，有人在开锁，一道门被打开了，又进了一道门，他被推了进去，身后是两道门落锁的声音。

秦天亮站在那里，茫然得一时不知自己在哪。他停顿了片刻，伸出手把头上的布扯下去，眼前是一片昏暗。突然，他听到一声：爸爸——他循着声音望过去，看到了梁晴和小天，靠里位置有一张床，梁晴抱着孩子紧张地坐在床上。他看到了梁晴和孩子，起初那一瞬，他错愕地站在那里，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在梦里。儿子小天又叫了一声：爸爸——

他奔过去，一把抱住孩子，问了一句：你们怎么在这里？

梁晴说：我们被捕了，地下交通站被他们发现了——

他抱着小天，一家三口人突然而至的相见，让他们有种恍若隔世之感。小天紧紧地搂住秦天亮的脖子，哭着说：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秦天亮紧紧搂住孩子，似乎这样是对儿子的最好保护，他安慰着儿子说：小天，别怕，一会爸爸就带你回家。

说完这话，秦天亮看着梁晴说：我们上当了，传出去的情报是假的，他们还有 A 计划，那才是真的。

梁晴一下子站了起来，在阴暗中望着秦天亮，半晌才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假情报已经送出去了。

秦天亮无奈地坐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屋内的某个角落，低声道：我们被捕了，看样子出不去了，我们成了人民的罪人。

两人不再说话了，小天躺在他怀里抽抽搭搭地睡着了。

半晌又是半晌之后，梁晴梦呓般地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这么多年了，秦天亮在她心里既是领导又是丈夫，所有的主意和主张都是秦天亮来定，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可他们被捕了，在重庆解放前夕。

秦天亮慢慢伸出手，拉住了梁晴的一只手，两只手就那么用力地握在一起，四目相视，秦天亮小声地说：咱们怕是出不去了，老都不会放过我们的，毛人凤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最后两人的目光落到了孩子小天的身上，不谙世故的孩子，在梦中仍然抽泣着。

梁晴突然说：我要见一下毛人凤。

秦天亮抬起头不解地望着梁晴。

梁晴镇定地说：我求他一件事，让他看在我姑父的面子上，把孩子放了。

秦天亮想说什么，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轻轻地把梁晴搂在怀里，他拥抱着妻子，生离死别的情境，一漾一漾地在他身体的每个角落传播着。

他轻轻地问怀里的梁晴：你怕死么？

梁晴摇了摇头。

他微笑着，耳畔似乎响起他当初对着党旗宣誓的声音：我愿为共产主义

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他发现梁晴眼里流下了泪水，他伸出手把梁晴的泪水拭去了。

副站长老都走进毛人凤办公室时，昔日保密局最高指挥部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了。到处都是纸张、散乱的文件，那两部电话似乎也沉默了，静默在一片灰尘之中。

毛人凤正在看一份文件，看后他把文件在一只燃着的蜡烛上点燃了，一直看着那份文件在手里燃尽。

老都就那么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直到毛人凤在椅子上直起腰来，把目光定在他的脸上，他才上前一步道：局座，秦天亮果然是共产党的人，他送了一份情报，他们一家三口已经被我关了起来。

毛人凤听了这话，目光只是跳了跳，他没显得吃惊，也没有更多的镇定，还是刚才那副表情望着老都。

副站长老都又说：秦天亮是那边的人。

毛人凤伸出手在掐自己的太阳穴，他似乎很头疼的样子，然后又把手落下来，一下下敲着桌子。

老都说：局座，秦天亮的事您来裁定。

半晌，毛人凤说：你说呢？

老都说：按规矩——

老都说完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毛人凤没有说话站了起来，背着手看着墙上的重庆市地图。他伸出手抚摸着地图，似乎在抚摸着重庆的山山水水。

毛人凤头也不回地说：重庆是个好地方，可惜是咱们最后一站了。

老都被毛人凤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说得怔在那里，这句话他接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就那么六神无主地望着毛人凤的背影。

半晌，毛人凤转过身来，冲老都说：党国的大业，都是被你们这些没有头脑的人搞砸的。

老都低下头，他身子颤了一下，大声地说：请局座多栽培，学生无能。

毛人凤又坐了下来，依旧用手敲着桌面，微皱着眉头，突然抬起头道：秦天亮的事有多少人知道？

老都忙说：事发得突然，我安排江水舟一直在盯着秦天亮。到目前为止，只有我和江水舟，以及手下几个人知道。

毛人凤站起来，厉声道：马上把人放了。

老都不解地望着毛人凤。

毛人凤用手指着老都说：你怎么不动动脑子，秦天亮这个人以后对我们有大用处。

副站长老都一副云里雾里的样子，但仍坚定地答道：是！

毛人凤又说：封锁消息，马上让秦天亮一家三口回家，你和下面知道内情的人解释，完全是一场误会。

老都直到这时才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毕竟干特工这么多年了，计谋是特工的天性。这时的老都两眼放着光，挺胸抬头地说：局座，学生明白，一定把这事办好！

说完就走了出去。

老都从毛人凤办公室出来，他让人叫上江水舟，一路来到关押秦天亮的地方，他亲手用钥匙打开门，灰暗中他看见冷静的秦天亮拥着梁晴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

老都一边笑着，一边走进来，接着捉住秦天亮的手摇晃着道：天亮老弟，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快回家吧。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秦天亮和梁晴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江水舟顺水推舟地推着秦天亮道：秦科长还愣着干什么？一切都是误

会，回家吧。

两个人热络地把秦天亮一家三口人推出关押室，外面一辆车早就安排好了，他们上了车，果然一路向家属院驶去。

秦天亮和梁晴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家还是刚出门的样子。仿佛白天的一切，只是他们做过的一场梦。梦醒了，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两个人看着床上熟睡的儿子小天，半晌，梁晴才说：他们在耍什么圈套？

秦天亮一路上一直在想着这事，对眼前急转直下的形势，他也是始料未及，刚被捕的一瞬间，他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有些后悔没有及时地把梁晴和孩子转移走，如果那样的话，他一个人面对着眼前的危险，他会一身轻松。

这时，他机敏地把灯光灭掉，拉开窗帘向外面望过去，街角暗影里，有两个黑影一闪而过。接着，他把窗帘合上，对梁晴说：外面有暗哨，他们并没放过我们。

梁晴又说：那他们为什么又把我们放回来？

秦天亮摇摇头，他扶着梁晴的肩膀道：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样。重庆马上就解放了，我想办法和川东游击队联系上，先把你和孩子送出去。

梁晴：我们会出去么？

秦天亮坚定地说：川东游击队会有办法的。

梁晴贴过来，抱住秦天亮的腰说：天亮，这时我不能离开你，我要和你在一起，别忘了，我是你的同志。

秦天亮看着梁晴一字一顿地说：你出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情报，一定要把那份假情报告诉前指的首长。

梁晴点了点头。

秦天亮第二天还像往常一样去保密局上班，所有的人都和往常一样，一路上和他打着招呼，匆匆地走进保密局。